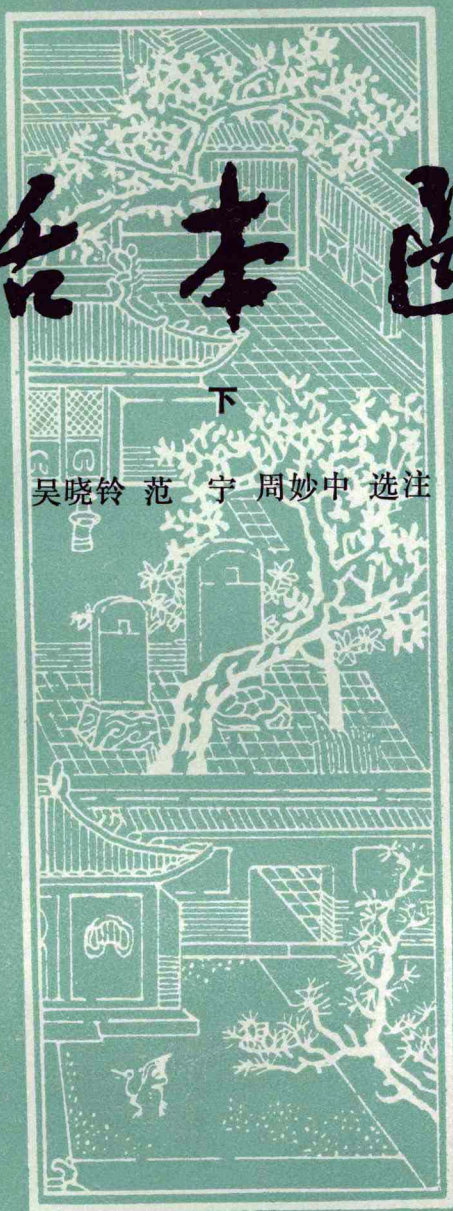


话本选

下

吴晓铃 范 宁 周妙中 选注



選本後

一

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（六）（七）（八）（九）（十）

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（六）（七）（八）（九）（十）

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（六）（七）（八）（九）（十）

话本选

下

吴晓铃 范 宁 周妙中 选注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四 年 • 北 京

賣油郎独占花魁

年少爭誇風月，場中波浪偏多。有錢無貌意難和，有貌無錢不可。就是有錢有貌，還須着意揣摩。知情識趣俏哥哥，此道誰人賽我。

這首詞名為《西江月》，是風月機關中最要之論。常言道：“妓愛俏，媽愛鈔。”所以子弟行中，有了潘安般貌，鄧通般錢，自然上和下睦，做得烟花寨內的大王，鴛鴦會上的主盟。然雖如此，還有個兩字經兒叫做“幫襯”。幫者，如鞋之有幫；襯者，如衣之有襯。但凡做小娘¹的，有一分所長，得人襯貼，就当十分。若有短處，曲意替他遮護，更兼低声下氣，送暖偷寒，逢其所喜，避其所諱，以情度情，豈有不愛之理。這叫做“幫襯”。風月場中，只有會幫襯的最討便宜；無貌而有貌，無錢而有錢。假如鄭元和在卑田院²做了乞兒，此時囊篋俱空，容顏非舊，李亞仙于雪天遇之，便動了一個惻隱之心，將繡襦包裹，美食供養，與他做了夫妻，這豈是愛他之錢，戀他之貌，只為鄭元 and 識趣知情，善于幫襯，所以亞仙心中舍他不得。你只看亞仙病中想馬板腸湯吃，鄭元 and 就把個五花馬³殺了，取腸煮湯奉之。只這一節上，亞仙如何不念其情。後來鄭元和中了狀元，李亞仙封為汧國夫人。《蓮花落》打出萬年策，卑田院只做了白玉堂。一床錦被遮蓋，風月場中反為美談。這是：

運退黃金失色，時來鉄也生光。

話說大宋自太祖開基，太宗嗣位，歷傳真、仁、英、神、哲，共

是七代帝王，都則偃武修文⁴，民安國泰。到了徽宗道君皇帝，信任蔡京、高俅、楊戩、朱勔之徒，大兴苑囿，專務游樂，不以朝政為事。以致萬民嗟怨，金虜乘之而起，把花錦般一個世界，弄得七零八落。直至二帝蒙塵，高宗泥馬渡江⁵，偏安一隅，天下分為南北，方得休息。其中數十年，百姓受了多少苦楚。正是：

甲馬叢中立命，刀鎗隊里為家；

殺戮如同戲耍，搶奪便是生涯。

內中單表一人，乃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，姓莘，名善，渾家阮氏。夫妻兩口，開個六陳鋪兒⁶，雖則糴米為生，一應麥、荳、茶、酒、油、鹽雜貨，無所不備。家道頗頗⁷得過。年過四旬，止生一女，小名叫做瑤琴。自小生得清秀，更且資性聰明。七歲上，送在村學中讀書，日誦千言。十歲時，便能吟詩作賦。曾有《閨情》一絕，為人傳誦。詩云：

“朱簾寂寂下金鈎，香鴨沉沉冷畫樓。

移枕怕驚鴛并宿，挑燈偏恨蕊雙頭。”

到十二歲，琴、棋、書、畫，無所不通。若題起女工一事，飛針走綫，出人意外。此乃天生伶俐，非教習之所能也。莘善因為自家無子，要尋個養女婿，來家靠老。只因女兒靈巧多能，難乎其配，所以求親者頗多，都不曾許。不幸遇了金虜猖獗，把汴梁城圍困，四方勤王之師⁸雖多，宰相主了和議，不許廝殺。以致虜勢愈甚，打破了京城，劫遷了二帝。那時城外百姓，一個個亡魂喪膽，攜老扶幼，棄家逃命。却說莘善領着渾家阮氏，和十二歲的女兒，同一般逃難的，背着包裹，結隊而走。

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担渴担飢担勞苦，此行誰是家鄉；叫天叫地叫祖宗，惟願不逢鞑虜⁹。正是：

“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。”

正行之間，誰想韃子倒不曾遇見，却逢着一陣敗殘的官兵。他看見許多逃難的百姓，多背得有包裹，假意吶喊道：“韃子來了！”沿路放起一把火來。此時天色將晚，吓得眾百姓落荒亂竄，你我不相顧，他就乘机搶掠；若不肯與他，就殺害了。這是亂中生亂，苦上加苦。却說莘氏瑤琴被亂軍衝突，跌了一交，爬起來，不見了爹娘。不敢叫喚，躲在道傍古墓之中，過了一夜。到天明出外看時，但見滿目風沙，死屍橫路。昨日同時避難之人，都不知所往。瑤琴思念父母，痛哭不已。欲待尋訪，又不認得路徑，只得望南而行，哭一步，捱一步。約莫走了二里之程，心上又苦，腹中又飢。望見土房一所，想必其中有人，欲待求乞些湯飲。及至向前，却是破敗的空屋，人口俱逃難去了。瑤琴坐于土牆之下，哀哀而哭。自古道：“無巧不成話。”恰好有一人從牆下而過，那人姓卜，名喬，正是莘善的近鄰，平昔是個游手游食，不守本分，慣吃白食，用白錢的主兒，人都稱他是卜大郎。也是被官軍冲散了同夥，今日獨自而行，听得啼哭之聲，慌忙來看。瑤琴自小相認，今日患難之際，舉目無親，見了近鄰，分明見了親人一般，即忙收淚，起身相見。問道：“卜大叔，可曾見我爹媽么？”卜喬心中暗想：“昨日被官軍搶去包裹，正沒盤纏，天生這碗衣飯，送來與我，正是奇貨可居¹⁰。”便扯個謊，道：“你爹和媽，尋你不見，好生痛苦。如今前面去了，分付我道：‘倘或見我女兒，千萬帶了他來，送還了我。’許我厚謝。”瑤琴雖是聰明，正當无可奈何之際，君子可欺以其方¹¹，遂全然不疑，隨着卜喬便走，正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卜喬將隨身帶的干糧，把些與他吃了，分付道：“你爹媽連夜走的。若路上不能相遇，直要過江到建康府方可相會。一路上同行，我權把你當女兒，你權叫我做爹。不然，只道我收留迷失子女，不

当穩便¹²。”瑤琴依允。从此陸路同步，水路同舟，爹女相称。到了建康府，路上又聞得金兀朮¹³四太子，引兵渡江，眼見得建康不得寧息。又聞得康王卽位，已在杭州駐蹕¹⁴，改名臨安。遂趁船到潤州，過了蘇、常、嘉、湖，直到臨安地面，暫且飯店中居住。也虧卜喬，自汴京至臨安，三千余里，帶那莘瑤琴下來，身邊藏下些散碎銀兩，都用盡了，連身上外蓋衣服¹⁵，脫下淮¹⁶了店錢，止剩得莘瑤琴一件活貨，欲行出脫¹⁷。訪得西湖上烟花王九媽家要討養女，遂引九媽到店中，看貨還錢。九媽見瑤琴生得标致，講了財礼五十兩。卜喬兌足了銀子，將瑤琴送到王家。原來卜喬有智，在王九媽前只說：“瑤琴是我親生之女，不幸到你門戶人家，須是款款的¹⁸教訓，他自然從願，不要性急。”在瑤琴面前，又說：“九媽是我至親，权時把你寄頓他家。待我从容訪知你爹媽下落，再來領你。”以此，瑤琴欣然而去。

可憐絕世聰明女，墮落烟花羅網中。

王九媽新討了瑤琴，將他渾身衣服換個新鮮，藏于曲樓深處，終日好茶好飯去將息他，好言好語去溫暖他。瑤琴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住了几日，不見卜喬回信。思量爹媽，噙着兩行珠泪，問九媽道：“卜大叔怎不來看我？”九媽道：“那個卜大叔？”瑤琴道：“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個卜大郎。”九媽道：“他說是你的親爹。”瑤琴道：“他姓卜，我姓莘。”遂把汴梁逃難，失散了爹媽，中途遇見了卜喬，引到臨安，并卜喬哄他的說話，細述一遍。九媽道：“原來恁地！你是個孤身女兒，无腳蟹¹⁹，我索性与你說明罷。那姓卜的把你賣在我家，得銀五十兩去了。我們是門戶人家，靠着粉頭過活。家中雖有三四個養女，并沒個出色的。愛你生得齊整，把做個親女兒相待。待你長成之時，包你穿好吃好，一生受用。”瑤琴听說，方知被卜喬所騙，放聲大哭。九媽劝解，良久方止。自此，九媽將

瑤琴改做王美，一家都称为美娘。教他吹彈歌舞，无不尽善。長成一十四歲，嬌艷非常。臨安城中，这些富豪公子，慕其容貌，都备着厚礼求見。也有愛清标的，聞得他寫作俱高，求詩求字的，日不離門。弄出天大的名声出來。不叫他美娘，叫他做“花魁娘子”。西湖上子弟編出一只《挂枝兒》²⁰單道那花魁娘子的好处：

小娘中誰似得王美兒的标致，又会寫，又会画，又会做詩，吹彈歌舞都余事。常把西湖比西子，就是西子比他也还不如！那个有福的湯²¹着他身兒，也情願一个死。

只因王美有了个盛名，十四歲上，就有人來講梳弄，一來王美不肯，二來王九媽把女兒做金子看成，見他心中不允，分明奉了一道聖旨，并不敢違拗。又过了一年，王美年方十五。在平常人家，还算年小，惟有門戶人家，以为过时。王美此时未曾梳弄，西湖上子弟，又編出一只《挂枝兒》來。王九媽听得这些風声，怕坏了門面，來劝女兒接客。王美执意不肯，說道：“要我会客时，除非見了親生爹媽，他肯做主时，方才使得。”王九媽心里又惱他，又不捨得難为他。捱了好些时，偶然有个金二員外，大富之家，情願出三百兩銀子，梳弄美娘。九媽得了这主大財，心生一計，与金二員外商議，若要他成就，除非如此如此。金二員外意会了。其日八月十五日，只說請王美湖上看潮，請至舟中，三四个帮閑俱是会中之人²²，猜拳行令，做好做歡，將美娘灌得爛醉如泥，扶到王九媽家樓中，臥于床上，不省人事。

五鼓时，美娘酒醒，已知鴛兒用計，破了身子。自憐紅顏命薄，遭此强橫。起來解手，穿了衣服，自在床边一个斑竹榻上，朝着里壁睡了，暗暗垂泪。金二員外來親近他时，被他劈头劈臉，抓有几个血痕。金二員外好生沒趣，捱得天明，对女兒說声：“我去也。”媽兒要留他时，已自出門去了。從來梳弄的子弟，早起时，

媽兒進房賀喜，行戶²³中都來稱賀，還要吃几日喜酒。那子弟多則住一二月，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。只有金二員外，侵早出門，是從來未有之事。王九媽連叫詫異，披衣起身上樓。只見美娘臥于榻上，滿眼流淚。九媽要哄他上行，連聲招許多不是。美娘只不开口。九媽只得下楼去了。美娘哭了一日，茶飯不沾。从此托病，不肯下楼，連客也不肯会面了。九媽心下焦燥，欲待把他凌虐，又恐他烈性不从，反冷了他的心腸。欲待由他，本是要他賺錢，若不接客時，就养到一百歲也沒用。躊躇數日，無計可施。忽然想起，有个結義妹子，叫做刘四媽，时常往來。他能言快語，与美娘甚說得着；何不接取他來，下个說詞。若得他回心轉意，大大的燒个利市²⁴。

當下叫保兒去請刘四媽到前樓坐下，訴以衷情。刘四媽道：“老身是个女隨何²⁵、雌陸賈²⁶，說得羅漢思情，嫦娥想嫁。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。”九媽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做姐的情願与你磕頭。你多吃杯茶去，省得說話時口干。”刘四媽道：“老身天生這副海口，便說到明日还不干哩。”刘四媽吃了几杯茶，轉到后樓。只見樓門緊閉，刘四媽輕輕的叩了一下，叫声：“姪女！”美娘听得是四媽聲音，便來開門。兩下相見了，四媽靠桌朝下而坐，美娘旁坐相陪。四媽看他桌上鋪着一幅細絹，才画得个美人的臉兒，還未曾着色。四媽稱贊道：“画得好！真是巧手！九阿姐不知怎生样造化，偏生遇着你这一个伶俐女兒。又好人物，又好技藝，就是堆上几千兩黃金，滿臨安走遍，可尋出个对兒么！”美娘道：“休得見笑！今日甚風吹得姨娘到來？”刘四媽道：“老身时常要來看你，只为家务在身，不得空閑。聞得你恭喜梳弄了。今日偷空而來，特特与九阿姐叫喜。”美兒听得提起梳弄二字，滿臉通紅，低着头不來答应。刘四媽知他害羞，便把椅兒掇上一步，將美娘的手兒牽着，叫

声：“我兒！做小娘的不是个軟殼雞蛋，怎的这般嫩得緊！似你恁地怕羞，如何賺得大主銀子？”美娘道：“我要銀子做甚？”四媽道：“我兒，你便不要銀子，做娘的看得你長大成人，难道不要出本！自古道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九阿姐家有几个粉头，那一个赶得上你的脚跟來，一園瓜，只看得你是个瓜种。九阿姐待你也不比其他。你是聪明伶俐的人，也須識些輕重。聞得你自梳弄之后，一个客也不肯相接，是甚么意兒？都像你的意时，一家人口，似蚕一般，那个把桑叶喂他！做娘的抬举你一分，你也要与他爭口氣兒，莫要反討众丫頭們批点。”美娘道：“由他批点，怕怎的！”刘四媽道：“阿呀！批点是个小事，你可曉得門戶中的行徑么？”美娘道：“行徑便怎的？”刘四媽道：“我們門戶人家，吃着女兒，穿着女兒，用着女兒，僥倖討得一个像样，分明是大戶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美產。年紀幼小时，巴不得風吹得大。到得梳弄过后，便是田產成熟，日日指望花利到手受用。前門迎新，后門送旧，張郎送米，李郎送柴，往來熱鬧，才是个出名的姊妹行家。”美娘道：“羞答答，我不做这样事！”刘四媽掩着口，格的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不做这样事，可是由得你的！一家之中，有媽媽做主。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訓，动不动一頓皮鞭，打得你不生不死，那时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兒。九阿姐一向不难为你，只可惜你聪明标致，从小嬌养的，要惜你的廉恥，存你的体面。方才告訴我許多話，說你不識好歹，放着鵝毛不知輕，頂着磨子不知重，心下好生不悅，教老身來劝你。你若执意不从，惹他性起，一时翻过臉來，罵一頓，打一頓，你待走上天去！凡事只怕个起头，若打破了头时，朝一頓，暮一頓，那时熬这些痛苦不过，只得接客。却不把千金声价弄得低微了，还要被姊妹中笑話。依我說，吊桶已自落在他井里，掙不起了。不如千欢万喜，倒在娘的怀里，落得自己快活。”美娘道：“奴是好人家兒

女，誤落風塵。倘得姨娘主張從良²⁷，勝造九級浮圖²⁸。若要我倚門獻笑，送旧迎新，寧甘一死，決不情願。”劉四媽道：“我兒，從良是個有志氣的事，怎麼說道不該！只是從良也有几等不同。”美娘道：“從良有甚不同之處？”劉四媽道：“有個真從良，有個假從良；有個苦從良，有個樂從良；有個趁好的從良，有個沒奈何的從良；有個了從良，有個不了的從良。我兒耐心听我分說：如何叫做真從良？大凡才子必須佳人，佳人必須才子，方成佳配。然而好事多磨，往往求之不得。幸然兩下相逢，你貪我愛，割捨不下，一個願討，一個願嫁，好像捉對的蛭蛾，死也不放。這個謂之真從良。怎麼叫做假從良？有等子弟愛着小娘，小娘卻不愛那子弟，本心不願嫁他，只把個嫁字兒哄他心熱，撒漫銀錢，比及成交，卻又推故不就。又有一等癡心的子弟，曉得小娘心腸不對他，偏要娶他回去，拚着一主大錢，動了媽兒的火，不怕小娘不肯。勉強進門，心中不順，故意不守家規，小則撒潑放肆，大則公然偷漢。人家容留不得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依旧放他出來，為娼接客。把從良二字，只當個撰錢的題目。這個謂之假從良。如何叫做苦從良？一般樣子弟愛小娘，小娘不愛那子弟，却被他以勢凌之，媽兒懼禍，已自許了；做小娘的身不由主，含淚而行。一入侯門，如海之深，家法又嚴，抬頭不得，半妾半婢，忍死度日。這個謂之苦從良。如何叫做樂從良？做小娘的正当擇人之際，偶然相交個子弟，見他情性溫和，家道富足；又且大娘子樂善，無男無女，指望他日過門，與他生育，就有主母之分，以此嫁他，圖個日前安逸，日後出身。這個謂之樂從良。如何叫做趁好的從良？做小娘的風花雪月，受用已够，趁這盛名之下，求之者眾，任我揀擇個十分滿意的嫁他，急流勇退²⁹，及早回頭，不致受人怠慢。這個謂之趁好的從良。如何叫做沒奈何的從良？做小娘的原無從良之意，或因官司逼迫，

或因強橫欺瞞，又或因債負太多，將來賠償不起，警口氣，不論好歹，得嫁便嫁，買靜求安，藏身之法。這謂之沒奈何的從良。如何叫做從良？小娘半老之際，風波歷盡，剛好遇個老成的孤老，兩下志同道合，收繩卷索，白頭到老。這個謂之了從良。如何叫做不了的從良？一般你貪我愛，火熱的跟他，却是一時之興，沒有個長算。或者尊長不容，或者大娘妒忌，鬧了幾場，發回媽家，追取原價。又有个家道凋零，養他不活，苦守不過，依旧出來趕趁³⁰。這謂之不了的從良。”美娘道：“如今奴家要從良，還是怎地好？”刘四媽道：“我兒，老身教你个万全之策。”美娘道：“若蒙教導，死不忘恩。”刘四媽道：“從良一事，入門為淨。况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過了，就是今夜嫁人，叫不得个黃花女兒。千錯万錯，不該落于此地，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。做娘的費了一片心机，若不帮他几年，趁過千把銀子，怎肯放你出門！還有一件，你便要从良，也須揀个好主兒，这些臭嘴臭臉的，難道就跟他不成！你如今一个客也不接，曉得那个該从，那个不該从？假如你执意不肯接客，做娘的沒奈何，尋个肯出錢的主兒，賣你去做妾，这也叫做從良。那主兒或是年老的，或是貌醜的，或是一字不識的村牛，你却不骯髒了一世！比着把你抖在水里，还有扑通的一声响，討得旁人叫一声可惜。依着老身愚見，还是俯从人願，憑着做娘的接客。似你恁般才貌，等閑的料也不敢相扳。无非是王孙公子、貴客豪門，也不辱莫了你一生。風花雪月，趁着年少受用，二來作成媽兒起个家事，三來使自己也積趲些私房，免得日后求人。過了十年五載，遇个知心着意的，說得來，話得着，那时老身与你做媒，好模好样的嫁去，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。可不兩得其便！”美娘听說，微笑而不言。刘四媽已知美娘心中活动了，便道：“老身句句是好話。你依着老身的話时，后来还当感激我哩。”說罢，起身。王九媽立在樓門之

外，一句句都听得。美娘送刘四媽出房門，劈面撞着了九媽，滿面羞慚，縮身進去。王九媽隨着刘四媽再到前樓坐下。刘四媽道：“姪女十分執意，被老身右說左說，一塊硬鉄看看溶做熱汁。你如今快快尋个復帳³¹的主見，他必然肯就。那時做妹子的再來賀喜。”王九媽連連稱謝。是日備飯相待，盡醉而別。後來西湖上子弟們又有只《挂枝兒》，單說那刘四媽說詞一節：

刘四媽，你的嘴舌兒好不利害！便是女隨何、雌陸賈，不信有這大才！說着長，道着短，全沒些破敗。就是醉夢中，被你說得醒；就是聰明的，被你說得呆。好个烈性的姑姑，也被你說有他心地改³²。

再說王美娘才听了刘四媽一席話兒，思之有理。以後有客求見，欣然相接。復帳之後，賓客如市，捱三頂五，不得空閑，聲价愈重。每一晚白銀十兩，兀自你爭我奪。王九媽賺了若干錢鈔，歡喜無限。美娘也留心要揀个知心着意的，急切難得。正是：

易求無价寶， 難得有情郎。

話分兩頭。却說臨安城清波門外，有个開油店的朱十老，三年前過繼一个小廝，也是汴京逃難來的，姓秦，名重，母親早喪，父親秦良，十三歲上將他賣了，自己在上天竺去做香火³³。朱十老因年老無嗣，又新死了媽媽，把秦重做親子看成，改名朱重，在店中學做賣油生意。初時父子坐店甚好。后因十老得了腰痛的病，十眠九坐，勞碌不得，另招个夥計，叫做邢权，在店相幫。光陰似箭，不覺四年有余。朱重長成一十七歲，生得一表人才，須然³⁴已冠，尚未娶妻。那朱十老家有个侍女，叫做蘭花，年已二十之外，存心看上了朱小官人，几遍的倒下鈎子去勾搭他。誰知朱重是个老实人，又且蘭花醜陋醜陋，朱重也看不上眼。以此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那蘭花見勾搭朱小官人不上，別尋主顧，就去勾搭

那夥計邢权。邢权是望四之人，沒有老婆，一拍就上。兩個暗地偷情，不止一次。反怪朱小官人碍眼，思量尋事赶他出門。邢权与蘭花兩個里应外合，使心設計。蘭花便在朱十老面前，假意撇清³⁵，說：“小官人几番調戲，好不老实！”朱十老平时与蘭花也有一手，未免有拈酸之意。邢权又將店中賣下的銀子藏过，在朱十老面前說道：“朱小官在外賭博，不長進，櫃里銀子几次短少，都是他偷去了。”初次朱十老还不信，接連几次，朱十老年老糊塗，沒有主意，就喚朱重過來，責罵了一場。朱重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已知邢权与蘭花的計較，欲待分辯，惹起是非不小，万一老者不听，枉做惡人。心生一計，对朱十老說道：“店中生意淡薄，不消得二人。如今讓邢主管坐店，孩兒情願挑担子出去賣油，賣得多少，每日納还，可不是兩重生意？”朱十老心下也有許可之意。又被邢权說道：“他不是要挑担出去，几年上偷銀子做私房，身边積攢有余了，又怪你不与他定親，心下怨恨，不願在此相幫，要討个出場，自去娶老婆，做人家去。”朱十老歎口气道：“我把他做親兒看成，他却如此歹意！皇天不祐！罢，罢，不是自身骨血，到底粘連不上，由他去罢！”遂將三兩銀子把与朱重，打發出門。寒夏衣服和被窩，都教他拿去。这也是朱十老好处。朱重料他不肯收留，拜了四拜，大哭而別。正是：

孝己殺身因謗語³⁶， 申生喪命为讒言³⁷，

親生兒子犹如此， 何怪螟蛉³⁸受枉冤！

原來秦良上天竺做香火，不曾对兒子說知。朱重出了朱十老之門，在众安橋下賃了一間小小房兒，放下被窩等件，買巨鎖兒，鎖了門，便往長街短巷，訪求父親。連走几日，全沒消息。沒奈何，只得放下。在朱十老家四年，赤心忠良，并无一毫私蓄，只有臨行时打發这三兩銀子，不修本錢，做什么生意好？左思右量，只有油

行買賣是熟閑³⁹。這些油坊多曾與他識熟，還去挑個賣油担子，是個穩足的道路。當下置办了油担家火，剩下的銀兩，都交付與油坊取油。那油坊里認得朱小官是個老實好人，況且小小年紀，當初坐店，今朝挑担上街，都因形跡計挑撥他出來，心中甚是不平。有心扶持他，只揀窖清的上好淨油與他簽了上，又明讓他些。朱重得了這些便宜，自己轉賣與人，也放些寬，所以他的油比別人分外容易出脫。每日所賺的利息，又且儉吃儉用，積下東西來，置办些日用家業及身上衣服之類，并無妄費。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，牽挂着父親，思想：“向來叫做朱重，誰知我是姓秦！倘或父親來尋訪之時，也沒有個因由。”遂復姓為秦。說話的，假如上一等人，有前程的，要復本姓，或具劄子奏過朝廷，或關白禮部、太學、國學等衙門，將冊籍改正，眾所共知。一個賣油的復姓之時，誰人曉得？他有个道理，把盛油的桶兒，一面大大寫個秦字，一面寫汴梁二字，將此桶做个標識，使人一覽而知。以此臨安市上，曉得他本姓，都呼他為秦賣油。時值二月天氣，不暖不寒，秦重聞知昭慶寺僧人要起个九晝夜功德，用油必多，遂挑了油担來寺中賣油。那些和尚們也聞知秦賣油之名。他的油比別人又好又賤。單單作成他。所以一連這九日，秦重只在昭慶寺走动。正是：

刻薄不賺錢， 忠厚不折本。

這一日，是第九日了。秦重在寺出脫了油，挑了空担出寺。其日天氣晴朗，游人如蟻。秦重繞河而行。遙望十景塘桃紅柳綠，湖內画船簫鼓，往來游玩，觀之不足，玩之有余。走了一回，身子困倦，轉到昭慶寺右邊，望个寬處，將担子放下，坐在一塊石上歇脚。近側有个人家，面湖而住，金漆籬門，里面朱欄內一叢細竹；未知堂室何如，先見門庭清整。只見里面三四个戴巾的⁴⁰从內而出，一个女娘后面相送。到了門首，兩下把手一拱，說聲“請了”，

那女娘竟進去了。秦重定睛觀之，此女容顏嬌麗，体态輕盈，目所未覩，准准的呆了半晌，身子都酥麻了。他原是个老实小官，不知有烟花行徑，心中疑惑，正不知是什么人家。方在疑思之际，只見門內又走出个中年的媽媽，同着一个垂髮的丫頭，倚門閑看。那媽媽一眼瞧着油担，便道：“阿呀！方才我家无油，正好有油担子在这里，何不与他買些。”那丫鬟同那媽媽出來，走到油担子边，叫声：“賣油的！”秦重方才聽見，回言道：“沒有油了！媽媽要用油时，明日送來。”那丫鬟也認得几个字，看見油桶上寫个秦字，就对媽媽道：“那賣油的姓秦。”媽媽也听得人閑講，有个秦賣油，做生意甚是忠厚。遂分付秦重道：“我家每日要油用，你肯挑來时，与你做个主顧。”秦重道：“承媽媽作成，不敢有誤。”那媽媽与丫鬟進去了。秦重心中想道：“这媽媽不知是那女娘的什么人？我每日到他家賣油，莫說賺他利息，圖个飽看那女娘一回，也是前生福分。”正欲挑担起身，只見兩個轎夫，抬着一頂青絹幔的轎子，后边跟着兩個小廝，飛也似跑來。到了其家門首，歇下轎子。那小廝走進里面去了。秦重道：“却又作怪！着他接什么人？”少頃之間，只見兩個丫鬟，一个捧着猩紅的氈包，一个拿着湘妃竹攢花的拜匣，都交付与轎夫，放在轎座之下。那兩個小廝，手中一个抱着琴囊，一个捧着几个手卷，腕上挂碧玉簫一枝，跟着起初的女娘出來。女娘上了轎，轎夫抬起望旧路而去。丫鬟小廝，俱隨轎步行。秦重又得親炙一番，心中愈加疑惑。挑了油担子，洋洋的去。不过几步，只見臨河有一个酒館，秦重每常不吃酒，今日見了这女娘，心下又欢喜，又气悶，將担子放下，走進酒館，揀个小座头坐下。酒保問道：“客人还是請客，还是獨酌？”秦重道：“有上好的酒，拿來獨飲三杯。时新果子一兩碟，不用葷菜。”酒保斟酒时，秦重問道：“那边金漆離門內是什么人家？”酒保道：“这是齐衙內”

的花園。如今王九媽住下。”秦重道：“方才看見有个小娘子上轎，是什么人？”酒保道：“这是有名的粉头，叫做王美娘，人都称为花魁娘子。他原是汴京人，流落在此。吹彈歌舞，琴棋書画，件件皆精。來往的都是大头兒，要十兩放光才宿一夜哩。可知小可的⁴²也近他不得。当初住在湧金門外，因楼房狭窄，齐舍人与他相厚。半載之前，把这花園借与他住。”秦重听得說是汴京人，触了个鄉里之念，心中更有一倍光景。吃了数杯，还了酒錢，挑了担子，一路走，一路的肚中打稿道：“世間有这样美貌的女子，落于娼家豈不可惜！”又自家暗笑道：“若不落于娼家，我賣油的怎生得見！”又想一回，越發癡起來了，道：“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，死也甘心。”又想一回道：“呸！我終日挑这油担子，不过日進分文，怎么想这等非分之事！正是‘癩蝦蟆在陰溝里想着天鵝肉吃——如何到口！’”又想一回道：“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孙。我賣油的縱有了銀子，料他也不肯接我。”又想一回道：“我聞得做老鴇的專要錢鈔。就是个乞兒有了銀子，他也就肯接了，何況我做生意的，青青白白之人，若有了銀子，怕他不接！只是那里來这几兩銀子？”一路上胡思乱想，自言自語。你道天地間有这等癡人，一个小經紀的，本錢只有三兩，却要把十兩銀子去嫖那名妓，可不是个春夢！自古道：“有志者事竟成。”被他千思万想，想出一个計策來。他道：“从明日为始，逐日將本錢扣出，余下的積攢上去。一日積得一分，一年也有三兩六錢之数。只消三年，这事便成了。若一日積得二分，只消得年半。若再多得些，一年也差不多了。”想來想去，不覺走到家里，开锁進門。只因一路上想着許多閑事，回來看了自家的睡鋪，慘然无欢，連夜飯也不要吃，便上了床。这一夜翻來复去，牽挂着美人，那里睡得着。

只因月貌花容，引起心猿意馬。